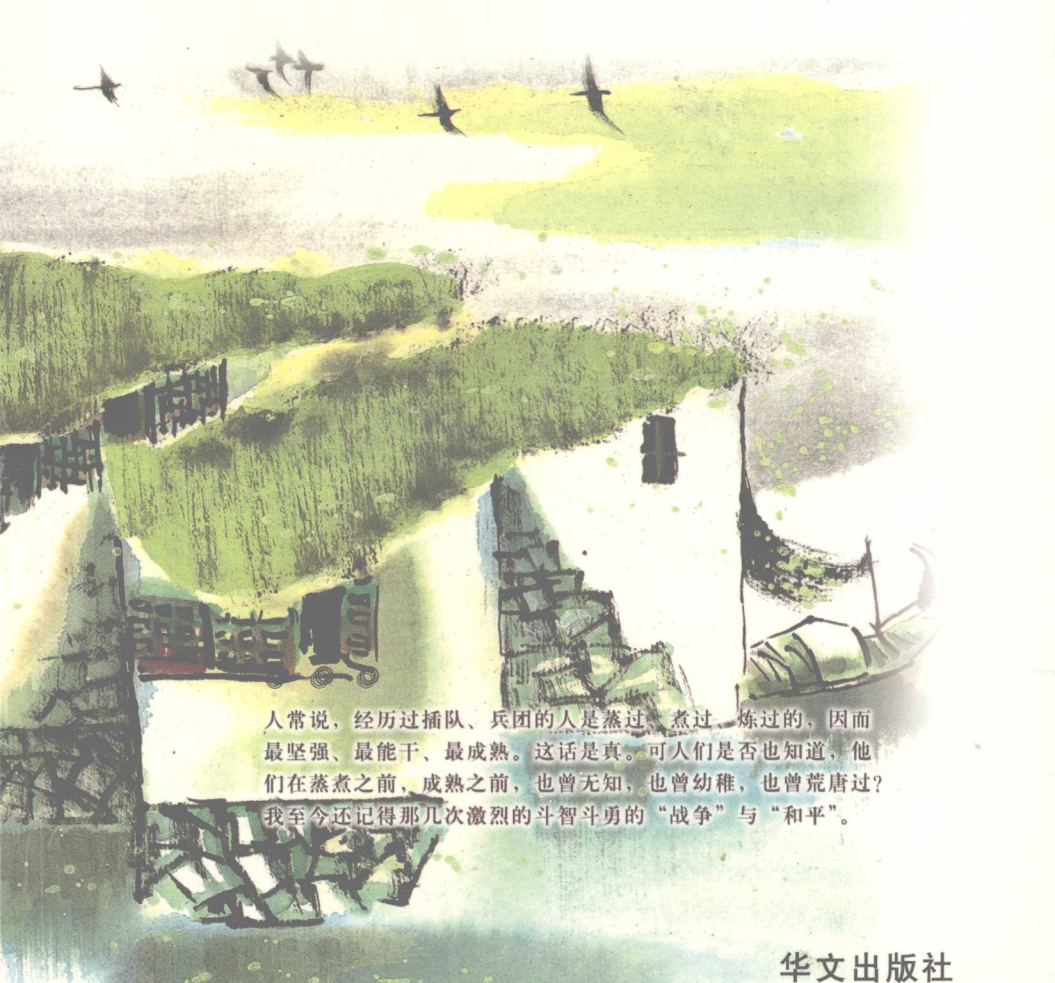


岁月留香

风景这边独好

弦子◎著



人常说，经历过插队、兵团的人是蒸过、煮过、炼过的，因而最坚强、最能干、最成熟。这话是真。可人们是否也知道，他们在蒸煮之前，成熟之前，也曾无知，也曾幼稚，也曾荒唐过？我至今还记得那几次激烈的斗智斗勇的“战争”与“和平”。

华文出版社

校园文学丛书 ■

I267

1257

风景这边独好

弦子◎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景这边独好/弦子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岁月留香)

ISBN 7-5075-1906-6

I. 风... II. 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70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2 印张 128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721) 事登五三第

(180) 我越友友景风

(721) ！音翁会幸

(180) 代案美郊

(181) 妻夫敏惠

也曾年轻 (1)

屋后有片柞树林 (11)

不爱又如何 (19)

风雪夜归人 (26)

谷草的报复 (39)

为了生命 (50)

炼 狱 (57)

学会了女红 (70)

少年情怀 (80)

怒江坝人 (95)

品尝农妇 (103)

花 花 (122)

燕赵之旅 (130)

青田的记忆 (151)



风景这边独好

录 目

建三江纪事	(157)
风景这边独好	(168)
幸会徐鲁!	(175)
欣羨凌力	(180)
患难夫妻	(184)
中原奇骏葛昌永	(210)
似火骄阳	(215)
我与河南大学	(236)
闲话好男人	(246)
不懂女人	(252)
珍爱生命	(258)

也曾年轻



也曾年轻



人常说,经历过插队、兵团的人是蒸过、煮过、炼过的,因而最坚强、最能干、最成熟。这话是真。可人们是否也知道,他们在蒸煮之前,成熟之前,也曾无知,也曾幼稚,也曾荒唐过?我至今还记得那几次激烈的,斗智斗勇的“战争”与“和平”。

碗碟大战

那是我们到东北兵团的第一天。下午,大雨滂沱中的一场“战天斗地,龙口夺粮”,使不少人发烧,咳嗽,涕泪涟涟。晚上,食堂特意做了挂面汤,连长亲自到宿舍来请大家去吃饭。事实是,有的人中午就因为幻想的破灭,军队变乡村,枪杠变锄杠而赌气没有吃饭。食堂立刻成了一个发泄,喧嚣的场所。

食堂其实也是会堂,三分之一隔开做厨房,三分之二用来吃饭和开会。厨房的隔断处有两个买饭窗口,原本这个连队只有三十几个知青,两个窗口一直是秩序井



然的。可谁也没有料到,六九年那个多事之秋,会一下子蜂拥而至二百多个孩子。食堂顿时被塞得满满当当,吵闹声,嘻笑声响成一片。但杂乱中仍有不失齐整的,那就是:两个窗口犹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营垒分明,男一队,女一队,界限极清。

北京的学生来自五个学校,不光校址分布东南西北,而且家庭状况也是大相径庭,有部队子弟、教师子弟、干部子弟、还有工人子弟。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上多少还带有一些“文革”遗风。从那晚排队买饭起,便开始了学校之间,出身之间的叫阵和抗衡。前排到窗口的人已经端出了面汤和炒黄瓜片,围着桌子吃得正香。而更多的人还挤成一堆焦急等候。那哪里是排队啊,简直就是两行歪七扭八的大疙瘩。埋怨声,漫骂声响成一片。

“他妈的,别夹塞儿了嘿!”一个穿柞蚕丝军服的白脸孩子在后面叫喊。

“你他妈凭什么挤我,找揍呀?”一个黑瘦的孩子恶声恶气地用胳膊肘捣着后面的人。

“老子就是挤你了,敢怎么着?”

“怎么着?打你!”瘦孩子咬牙切齿。

“噢!打呀!打!”后面的人在大声起哄。食堂几乎成了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这些三天前还在家里打打闹闹,无忧无虑的孩子,



这会儿一个个都像好斗的小公鸡，红头胀脸，怒目圆睁，双拳紧握。吓得我躲到一边，目瞪口呆。我原本胆子就不大，“文革”中的几个血腥的镜头更是把我吓得胆小如鼠。有几个女孩子却异常勇敢，她们在一边“啦啦队”似地起劲助威，她们有的在声援同学校的同学，有的在支持同大院的孩子。和我比起来，她们好像更懂得维护“集体的利益”。

我不知所措，正在去留的犹豫中，助威声突然变成了刺耳的尖叫。随着一声惨叫，我看见一个男孩的后脑勺上，满满地扣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汤，白瓷碗掉到地上摔成了两半，男孩的头发里慢慢渗出了红红的鲜血。血流到了脖子上，衣领上，肩背上……大家都傻了。好一会，几乎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间，面汤碗，瓜菜盘腾空而起，砸向了是非中心，砸向了看热闹的人群。谁也不知道是谁先袭击的，谁也不知道是谁惹了谁，总之，不少人中彩似地披满了汤水，你背上一身菜汤，我肩上几块瓜片，他头上一撮面条，连几个无辜的女孩子也未能幸免。碗碟疯了似地漫天飞舞，我慌忙逃出门外。

是连长的一声怒吼，制止了那场疯狂的战斗。食堂里一片狼藉：破碎的碗片，流淌的汤水，翻倒的饭桌，砸烂的玻璃窗……

“都给我写检查去！反了你们了。”连长瘟神似地看着这群“无法无天”的勇士，气喘如牛。



“熄灯以前,检查都给我交到连部来!”写不出来就别睡觉!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他的脸阴沉得可怕。所有的人,噤若寒蝉。

那场激战,伤了四五个人,砸碎了二百多个碗碟。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打砸抢再现!

那天晚上,谁也没有想到,由那些“战斗英雄”们引起的另一幕开演了:先是男宿舍,后是女宿舍,哭声震天,如丧考妣。那是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孩子走入社会以后第一次受制。“六九届”的学生,充其量是个小学水平,不少人写不出来检查,哭得就更惨。我们从那一刻起,真正感到了现实的残酷,生活的无情,真正感到了我们这群人再也不能像在家里当孩子一样,自由自在,我行我素,信马由缰。

那一纸几百字的检查,尽管不怎么光彩,但它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我们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实实在在的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柴草风波

不到十月,一场漫天的大雪悄然而至,天与山与地上下一白,使我们亲身领略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丽景观。然而喜悦只是瞬间的,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和冰冷的房屋使我们每一个人几乎要冻僵了。



每天收工回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洗漱，赶快脱下冻成冰坨似的棉胶鞋，去抢占做炉子用的大油桶周围的最佳位置——烤鞋！而且距离越近越好，反正炉火从来也没烧旺过。最初，十几岁的孩子，谁能懂得什么叫作“团结友爱”？谁能懂得什么叫作“集体互助”？谁又能自觉地去关心他人？他们只知道，占不到有利位置，明天就要穿着湿鞋去上工，就要忍受那冰冷刺骨的“寒从脚起”。许多人的脚上已经生了红肿的冻疮。

连队为了能够顺利过冬，也为了明年能盖起两排新宿舍，给我们学生排下达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两个男生排到后山去烧砖，两个女生排到远山去砍柴。一切听从党安排！第二天，我们就拿着绳索和镰刀进山了……

大雪有膝盖厚，迈出每一步都十分艰难。我们费尽了移山心力才走进了那白雪皑皑的密林深处。那里是一派更加壮观的景致。参天的白桦，苍劲的红松，茂密的灌木，婀娜的荆条，这些大自然的生灵，被晶莹的洁白装扮得“银妆素裹，分外妖娆”。我们高兴极了。有人在雪地上翻滚，有人在丛林中打闹，还有人亮起嗓子高唱《沁园春·雪》，我敢说，那是在东北兵团听到的最美好、最有气势的一首歌。就是今天，我若想起这首歌，心里都会涌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

山里的柴禾很多，我们专找那些干枯易折的砍，很



快每个人就收拢了大大的一捆，背到背上也不觉沉。不知道是因为年轻还是白雪荡涤了心扉，那一个星期的砍柴，我觉得十分轻松惬意。

回到连队，柴禾就堆在我们两个女生宿舍外屋的小仓库里。柴禾越堆越高，终于擦到了屋顶。我们踏实了，一冬的保暖有保障了，管它天寒地冻，就是零下五六十度我们也不怕了！那些天，我们的屋里暖烘烘的，屋里的气氛也暖烘烘的。

可是，没几天，两个女生排之间就闹起了小别扭，原因是，互相指责对方烧柴太多了。不承认也不行，明摆着，柴房里的柴已经下去了一小半，照这样下去，不出半个月，我们就又得挨冻了。两个女生排的排长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像对争食的小麻雀。

最后，一个天津知青一语道出了真相：有男生偷柴！她夜里亲耳听到的。

像一下子爆起的油锅，女生排顿时炸了一了。

“走，到连部告他们去！”

“我们辛辛苦苦地从山里背回来，他们可倒好，居然来偷！坐享其成？这太不公平了。”

“还敢半夜进女宿舍，臭流氓！”

“就这一条，就够他们受的，走，去连部！”排长的脸气得红的。

还是那位知青拉住了大家：“告谁去？那么多男生



呢。我们又没听清是谁的声音，抓贼抓赃，咱们没证据呀！”

是啊！大伙都傻了眼，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吵闹中，一个很工心计的女生小声说出了个妙招。大伙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晚上，不到九点钟，女生排的宿舍就熄了灯。这在冰冻时节，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东北兵团里是十分正常的事，只是我们这些被窝里的“阴谋家”们，却一个个的十分不安分。人人都竖着耳朵，狗一样地听着门外的细小声音，人人都盼着那行窃者尽快“自投罗网”。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像只讨厌的蜗牛。大家心急如焚，有几次，还差点把窜进外屋觅食的野猫当贼打，一场虚惊接着一场虚惊，我的眼睛终于招架不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大约是夜里十二点左右，我被人推醒了。来了！贼来了！我睁开眼睛，发现黑乎乎的屋子里到处都是动静。大家都趴在被窝里低低地交头接耳，都在兴奋地等待着那“精彩的一幕”。

外屋，一阵耗子般细微的脚步声中，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

“快点，拉呀！”一个声音有些颤抖。

“妈的，拉不动，这有绳子网着呢。”另一个调子有些急躁。



“她们是不是发现咱们了？还是赶紧走吧。”

“走？想冻死啊？你他妈真熊，滚一边去，看我的！”只听哗啦一声响，柴禾拉出来了，连接柴禾的两条暗索也把两道女宿舍的门拉开了，女宿舍内顿时灯火通明，亮如白昼。等待已久的“阴谋家”们，训练好了似地齐声呐喊：“抓流氓啊！抓流氓啊！”喊声在连队的上空久久徘徊，十分响亮，十分紧张，也十分恐怖。连队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有人跑了过来，也有人奔向了连部……

外屋的两个人见状拔腿就跑，不想又撞着了悬在门框上的暗道机关，两桶结了薄冰的污水把他们劈头盖脸淋了个透。我仿佛听到了哭声和低低的咒骂声。

女宿舍里这下可开心了，大家议论着，模仿着，猜测着，直笑到东方发白，鸡鸣犬吠。

第二天一早，女生们拥到了连部门口，扬言要严惩“流氓！”要斗争“小偷”！连长一反“疾恶如仇”的常态，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抽“喇叭筒”。好半天才说：“他们淋病了，正发烧呢，以后再说罢。”说完便扬长而去。在门口，我听见他说了句：“真是一群不懂事的傻丫头！”

事情不了了之。起初，女生们还愤愤然，可是几天以后，大伙的心里便全然没有了胜利者的喜悦。那两个男生，不，应该说是全连的男生都对我们避而远之，更确



切地说应是嗤之以鼻，冷眼相对。在田间地头，麦场路边，见到我们，他们再也没有了平日的那种坏模坏样，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再也没有了那神气十足，胡吹乱侃，争强好胜。而是骂骂咧咧，义愤填膺。

“妈的，我们烧砖也不都是为自己呀，房子盖好了，她们孙子敢住我就敢抽她们。”

“真够损的，拿尿浇人，真是最毒妇人心啊！”

“她们别落到我手上，否则早晚也让她们尝尝这受污辱的滋味！”

“不就是点禾柴吗？我就不信，那么大的连队找不出一块填灶火的东西？”

后来，我们不只一次地看见他们刨路边的树根和牛圈的木桩取暖，不只一次地看见他们冻得中午蹲到墙根底下拢着双手晒太阳，也不只一次地看见他们上医务室去包扎冻烂的伤口。我们难受极了。宿舍里，再也没有人提起那个“抓贼”的故事，好像它已经成了一个犯忌的话题。相反倒是有人时不时地谈起男生们的许多好处，什么帮忙挑水啦，割麦于接头啦，打火抢先啦，吃饭让后啦，等等等等，说着说着就都不吭声了。

那个出鬼点子的“智多星”好像还偷偷地哭了几次。也没人去劝。劝什么呀，是够缺德的。

以后的事情自然而然。外屋柴堆上的绳子早被解开。谁都在心里暗暗企盼着柴堆能与日俱减，一落千



丈,可是“盗贼”再也不来光顾了。后来,大家又有意地把柴禾堆到了门口,可是几天过去了,柴禾被踢得七零八落,就是没有人来捡一根。

年轻的时候,谁都做过傻事,我们也一样。上面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刚步入社会后所做的傻事,一出接一出的恶作剧。然而,就是这些恶作剧,虽然滑稽可笑,虽然恶毒至极,但毋庸置疑,它却是我们懂事的开始,是教我们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我和……”
“不对……”

“西……”

“……”

“……”

“……”

“……”

“……”

“……”

“……”

“……”

“……”

“……”

“……”

“……”

屋后有片柞树林



屋后有片柞树林



不惑之年,和一群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一起游历了七天,整天都有看不明白的事。他们的谈吐、他们的歌唱、他们的玩耍……

宿营地,孩子们像一群好斗的小公鸡,扯着脖子叫喊:“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四大天王”的名字被他(她)们叫得山响。他(她)们要用自己的高嗓门儿,叫赢各自心中的偶像;

路途上,几个女孩围着一个“翩翩书记”——某电视台的新闻记者评头品足:“潇洒吗?”“漂亮吗?”“帅吗?”那小伙子虽然谈笑风生,但仍遮不住那一阵阵耳上的红晕。女孩子们却视而不见,仍在那里滔滔不绝,照说不误,煞是“老练”;

渡轮上,一群孩子在一个船仓里悠然闲聊,一个留“童花头”的女孩探进脑袋,灵活的眼睛四下一扫,失望地叫了一声:“哟,没有男生啊!”便十分沮丧地快快离去。



纪念册上,孩子们的离别赠言更是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漫画描得惟妙惟肖,留言写得妙语连珠。孩子们敢恨、敢爱、敢指责,落笔随意,嬉笑怒骂,皆成文字。这一切,像把钥匙,启开了我锈迹斑斑的心锁。

十六岁花季,我们也曾有过,只是、开得短暂、开得毫无颜色。要不是今天的孩子们,我恐怕想象不出我们还有过花季? 还有过十六岁的年华?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又想起了那山、那土、那密林。不错,我又看见了那片柞树林,那片红透了一脉山的柞树林……

1969 年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把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指引到了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二龙山脚下。当时那里的名称是令人心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 一个准军事化的“战斗”营垒!

一踏上那广漠无垠的黑土地,我们立刻被眼前这漫山遍野的红叶林惊呆了。火红火红的山峦绵延起伏,那样秀美、那样壮观、那样令人心醉神怡。那是柞树林,像北京西山的枫叶,红彤彤的一片,染亮了天地之间。一个午后,我们飞进了屋后的柞树林。那林子里,又是一幅更加壮美的图画:红叶间,点缀着烂漫山花,赤、橙、黄、绿、青、蓝、紫,那真是一个天然的大花园!